

張揚園全集

五

備忘

漢書門類
一〇六八號
一七七函
一〇架
八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六八號
一七七函
一〇架
八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86
冊數	8 (5)
函號	311 9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備忘

卷三

淺草文庫

記為韜斯忠告二語寬厚所以進德遜志時敏所以修業

凡人百事苟且優游地過一生不特自己無所成就虛生虛死

與萬物無異即後世不振約畧可見大禹過門不入成湯昧

藥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仰思三王夜以繼

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自古聖賢何等

志力

自古人倫之變唯有舜處得盡善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使頑父嚚母敖弟一槩化為慈父母友愛之弟想見後來天

倫之樂更當過人至其克諧之道亦只二語曰負罪引慝而已
已獲獲齋栗而已孟子謂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爲子此負罪引慝之證也子夏告司馬牛以敬而
無失恭而有禮此獲獲齋栗之意也故曰爲法天下可傳後
世孟子三自反夫子內省不疚處人已之間聖人無往不用
此意大舜烝又直是用此以格有苗觀苗民逆命便退師舞
干羽于兩階亦有反已引慝之意他日夫子繫易象至蹇則
曰反身修德明夷則曰用晦而明於震曰恐懼修省無非此
意

呂氏月令所重大約四五事曰農政曰軍政曰賞曰罰曰禱祠

祭祀而已全不及教民之事其所爲教亦不外富強不及孝
弟忠信於此可觀世變與秦之所以爲秦矣漢襲秦故其間
亦有相類者如祠五帝之類又月令不及會男女事見當時
昏姻之禮久廢

學者於先喆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于已方得長
進纔有意于訾駁儒先卽此一念已不可以對聖賢矣更何
讀書學問之可言

洪武大誥雖以君臣同遊爲第一條其實終三百年未之有也
毋論三代君臣腹心手足之義卽漢唐以來君臣相與之義
難以彷彿嘗云漢襲秦故然君臣閒猶不如此

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用心直是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真猶正牆面而立也吾初時爲學亦只茫然後來得見近思錄大學衍義方識門庭戶牖所在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爲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只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

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亦不止君相爲然凡居上以蒞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忠益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敝必至于見義不爲事固有吉而不可爲亦有凶而義決當爲者君子唯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之世政亂於上俗清于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巽之戒竟言觸藩之凶遯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外而將衰正如天啟之初女子小人根株已深難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攸往之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爲與曰唯君與相可爲然帝乙之後繼之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又不可謂非天實爲之也

心要實用力要實用志壹動氣未有實用其心而力不至者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曰不媿屋漏又曰平生今人只要做得一面好看一時好看遮遮掩掩以爲予智予能不亦愚乎

人知遠耻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功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工夫久則安安則樂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固尚切磋然須有神聽和平之美記曰相觀而善又曰孫友視志安有一意垂爭之理無論有意垂爭入于小人之道卽婞直自快亦非君子之道也卽其人之所養可知已矣

唯讀書求友則能日進二者皆以遜志爲先

內則少儀全以養人愛敬之心愛敬之心人所固有猶必待養

而長可見先王制禮無非養人之性情禮教不行日用行習何往而不格其固有之良乎

有容德乃大器小量窄之人在朝在野俱足敗類君子不取矜已之人雖是好修實足傷物曾不反思矜是學人深病矜則驕心生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功夫只要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只于死生得喪榮辱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須知慷慨就死敝屣萬鍾蒙詬忍耻種種人之所難便使無一不能仍於義理無當君子不由也

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飢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思吾人于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于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于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

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竟義理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臧否自有一定何嘗亂得祇以見其心之私此種用意于學人中病最深貽禍亦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禮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是也其尸服以士服可疑今

祭不設尸不足論但以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之義推之恐葬旣以大夫則祭之尸亦當以大夫服
前輩言學問功夫不可作一事看意謂日用行習無非是也竊
恐不然今于學問之事當生平第一項用功夫尙恐似做不
做時起時倒若不作一事看其悠謬荒忽又何待言又云不
可揀題目做意謂凡事當爲之也亦恐不然人之爲善去惡
全在揀擇去取不肯苟且若槩不擇揀使在惡事亦將冒昧
爲之乎此等總屬禪家似是而非之論

意在未致知以前謂之有善有惡可也其自物格知至而后更
安得謂有善有惡此際但當辨其誠與不誠而已小人只是
不能誠其爲善之意是以仰愧俯忤如何誠其爲善之意曰
知之旣明行之必果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則心廣體胖矣

古人論德必以行言尙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一揆
天地間人原不甚相遠所爭只學好不學好而已肯學好便是
向上之人人纔向上便不可限量不學好便是向下之人纔
向下亦便不可限量

近代尅昏喪祭鄉相見所僅存者一二具文而已然不可以爲
具文議論行事復蹈棘子成之失凡事當存我愛其禮之心
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爲學所以斯須不去禮樂

人唯有內密九思外檢九容庶幾視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
后五官得治也

古稱衛武耄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是其所作也觀其
致力大槩密審于威儀精勤于事物幾微必慎改過必勇淇
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以此然則古人爲學自身
心而外更無別種功夫也

知仁勇三德人言以知爲先竊謂以仁爲本人而不仁則欲勝
而理昧雖羸淺易明已受障蔽如何得知人而不仁則理不
勝欲雖明知其當然而柔道牽之如何得勇
未有啟寵而不納侮者也未有耻過而不作非者也

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責己無盡責己輕則責人
自重責己重則責人自輕進退低昂之勢固是如此

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則己
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尤人但當責己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固爲克己之方然不可矯枉過
正過正則其失均矣須是求當于理欲求當于理須是主于
敬

讀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
不足所存不主于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
有警于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于坐隅常目在之庶

其有改

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撿身若不及武王之執競人皆可學而至何爲自暴棄老至無聞

伐樹木者先其枝條而後及根本小人椽喪人家國讒謗正直是先其枝條也離間骨肉則及根本矣然披其枝者傷其心未有纒謗正直而骨肉不至離間者可不畏諸

子張才高意廣其視天下事都無難者但其氣稟如此而克已功夫常少平日言動未必能一循乎理則其過人處正其病處也

深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此心何日可忘

人幼而知學則可終身不蹈于悔耻所以樂有賢父兄也

道猶路也人共由之各有所通各有所至吾人根腳先須辨別孰爲君子之道孰爲小人之道途徑一分此孰則彼生此通則彼塞愈趨愈遠一往而不可返何能不慎其所之乎

自是則自暴自足則是棄

但能內不惑于妻孥外不惑于諂諛立身便自卓然

柳子厚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吾人讀書功夫亦宜知此意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霸者非無仁義而仁義由於

智力

明朝三大事一日靖難一日議禮一日三案靖難而至重修實錄者四議禮而爲明倫大典與三案而爲三朝要典之書皆天地易位之事也其餘雖有過情然無大於此人紀一日不修則廢墜廢墜則人道幾乎熄矣百年修之而不足一旦敗之而有餘念此能無憂惕

目前訓蒙卽訓蒙是素位而行一事不可不安于所遇稍起願外之心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爲以子間父之計此必不然正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間父愚者不爲况燕王殘忍何愛一

子竊謂卽有致書之事必是勸燕世子以至誠感動其父且暮在側泣涕以諫使得改悔終守臣節父子俱全而已

凡人存心行事不可不致辨于順逆之際心存和順久則和順積于中事求其順則能順理而安行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順之至也辨之不早存于中爲逆德見諸事爲逆理亂常至於臣弑君子弑父亦惟始于幾微之際

學者用力主于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于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從德性上做功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亦不能無疑在夫子當日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不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實者則爲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已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當時風俗猶美文武之道在人史官大槩能修其職所書必是直筆以晉趙盾齊崔杼弑君之事觀之魯之舊史當亦不煩大改作也

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是禍本也天子歸期是名分之亂自天子也隱之弑惠作之王成之爲人君父蒙首惡之名亦何辭秦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表章六經歷祀四百家國一理仁義何負於人哉

處人倫事物之間驗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于愈疏則出于不可磯人若以是爲心于爲子必不孝于爲臣必不忠于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媮推之鄉黨僚友無一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無此患矣

仁人于弟不藏怒宿怨此因論舜象而言其實仁人于天下之人俱未嘗有藏怒宿怨其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無意必固我之私矣

義理人心所同得唯知覺有先後故所至遂殊詩書天下之公器因智力有淺深故所得亦異

王者尙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尙力故才智之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並起

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則慝自消去慝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徙義便有修慝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辨慝將日深雖欲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爲首惑之大者在忿慾慾忿窒慾是修慝事將用懲窒之功在辨之於早子張樊遲皆舉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學者切實爲已

功夫在此

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強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皆能行非一己之所可矜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能資深非在我之所得秘矜與秘適以見其私而已

凡人有生以後賦質雖美亦不能無所偏如直者未必能溫寬者未必能栗剛或至于虐簡或至于敖苟非養之以中和不能消融其偏勝然又非朝夕之故所以詩書師友自幼至老不可輒離也

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歸于女子小人必至之勢也

漢之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則曹騰之後得挾天子以行篡竊唐之宗年聽軍中得以自置留後則河北節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殿前檢點一旦黃袍加身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始凝所以不可不慎

虞書食哉惟時急民事也柔遠能邇施政教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進君子退小人也聖人治天下所先三者而已

唐虞用人詢事考言孔子觀人聽言觀行後世論人槩畧言行而深求其心何居

邪說暴行視讒說殄行爲勢益張爲害益大此可以觀世變矣善政之存則自朝廷若遺俗流風全係世家舊族能沿先王之

澤而已利口惟賢鮮克山禮躋淫矜夸將以惡終古今同慨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民彝大泯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所與居所與遊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終其身小心敬慎猶恐不足真有匹夫勝予之意豈沾沾一得自矜哉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闈爲最早殷人祭其陽爲日出以後稍晏周人以朝及闈爲日初出而未明之時在夏殷之間舊以闈爲日將落以陽爲日中以朝及闈爲自朝至暮皆非蓋日中日暮俱非敬道而自朝逮暮雖有強力之

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

禮以防德上習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之事也

僕人有父母之喪雖在主人前冠服可易經不可使去禮男子重首雖臣朝于君無免經也

書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者與群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達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所以自古應天之實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修政易今又次之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卽目前尋常舉動合于義便慊于心不合于義卽不慊于心而餒矣無非事者一日如是終身亦如是

孔子從先進亦是厭周之末不勝其文也然要歸于中正而已若此意一過卽棘子成何以文爲之論矣再退卽楊墨申韓莊周之橫議矣浸尋至于商鞅李斯而先王道法掃滅無遺所以矯枉過正之心不可不加克治其憤時嫉俗一種偏激之論不得不距而絕之也若救時之急在于忠信禮讓而已時賢好爲直情徑行蕩夷簡率之言行稍及威儀揖讓卽加唾棄以爲繁文虛僞抑何不思之甚乎三綱五常豈不儻然

有恩以相愛繁然有文以相接何嘗一意憤疾一任鄙野乎
若此之人適以明其不學而已

平旦之氣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卽
中庸戒慎恐懼慎獨之功也持其志則敬以直內矣無暴其
氣則義以方外矣聖賢所言本體功夫先後未有不一揆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可偏于一
隅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于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
下則止于鄉曲而已學問之事只知崇禮卑一語盡之

平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功夫已不能庶幾萬一何況其他要
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
靜悟二字用功于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
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者不以爲羸淺則以爲支離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罪姚江矣

古以躬行君子爲儒後世以能著述善講說爲儒雖是有德者
必有言若竟以言爲德則失之矣

學者固不可不讀書然不可流而爲學究固須留心世務然不
可遂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範俗窮達
一致終始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效天卑法地之功也

泰否初爻均有拔茅彙征之象而盛衰理亂於是焉分陽進則泰陰進則否必至之勢也故曰罔不在初履霜堅冰之戒羸豕蹢躅之占惡得不思其所始慮其所終

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勤未雨之防易著其亡之戒何可一日忘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此豈能一一揀擇只是自家見得天理明所言所行無不準於天理則自不爲習俗所移若一槩苟且隨人希有不下達者

不妄爲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愛一錢其人便有身分

窮則入孝出弟第一簞食非其道不受于人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是而已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而通于禮樂學者好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孔子無常師而祖述則堯舜憲章則文武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願學則惟孔子朱子嘗師籍谿屏山卒業於延平之門乃所終身誦法懃則惟程子蓋師也耆師其道與德也道之

高德之至從而師之道有未高德有未至則姑舍是不得阿私所好也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一義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又如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等語所以示人學問之道至明且初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道通

洗心退藏於密以及未之或知等語豈非欲假釋氏之近似亂吾儒之正學乎此朱紫苗莠雅鄭之辨莫急於此

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遜志於學使義理日進於高明踐履日就於篤實北宮黝之徒而已未幾志氣蕪然消歇所謂義襲而行不者於心則餒也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得之詩書凡人專精致志於聖賢遺經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於古訓不可不力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敝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卻不肯說終日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卻不肯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聖學吾直謂之異端之徒耳

欲人之敬已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記所謂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者也學者能去狎侮二字便有進步

龐公耕於壟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得天地間賢人隱之意郭林宗嘗幼安識見高人一籌若徐孺子不可及已

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爲社稷之臣公孫宏發蒙振落或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也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惟居仁由義四字

虎兕在柙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卽不能爲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古人臨大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詩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雖小而可以喻大驗已之所養其一端也召公欲退周公汲汲呼而告之以不可去之故此意可師

看書深求其義自是過人但自此心路用慣又恐好爲穿鑿反失聖賢本意大爲心術之害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箇綱領界分便能不爲詖淫邪遁所惑

治道本于人才人才本于經術經術本于師儒是以學校爲人才之本學校不興未有不亂亡者大經不正人倫不明民行如何可興言之哀痛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于愚也力行近仁行之不果是不仁也知耻近勇甘不若人是無耻也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知其不可而爲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之閒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學者始初工夫只是著力保守使不放手到得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有得力處

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童稚以至耄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艱阻矣天理人欲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故曰天理一著人爲便是

欲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工夫必以
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爲異端工夫

學者讀聖賢之書先求爲常德吉士未有不恆其德而有成者
也

聖賢未嘗多憂多忿事物之來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置得
當理而已徒憂無益輕忿尤害事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致知誠意而後豈非理之當然但臨時
或不及檢察而施之有過其則或意必固我之私不能盡去
便是志爲氣所勝而爲此心之累不得其正也心一失正則

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不免已差由是而視聽言動罔不
乖張又何疑焉

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
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過中失正便是有所
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而不中理或至犯上又云雖無
私心苟不合正理卽私心也故檢心之功時時不可失然又
不從檢心起

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豈小
子事乎曰此个功夫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多有此種言語故曰聖人之言猶天然也費而隱正程子所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言其上下察特舉鳶魚之語以示之見得大地之間無非此理之昭著耳其實何物不可以明道子在川上卽川亦是至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無非是也故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聖人作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觸處洞然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或言學問真僞予曰無多言凡事認真凡事著實是真凡事苟且不認真是僞

只是隨本分求盡其所當爲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

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未有言行而不本之心者果能行修言道其心有不可問者乎今有畧言行而言心學者雖曰非異端吾不信也或疑康節無身過易無心過難之語竊謂身心一也苟無身過則心之無過可知心苟有過未有不形諸身者

君子不可虛拘大約是去齊時語見之盡心篇而不見之公孫丑使若泛言常理然者君子用心之厚也亦去國不潔其名之意然與齊王之子節相屬則意亦可見又所謂經文如化工也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辨公孫丑王霸之辨滕文公性善道一離婁法先王萬章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命願學孔子必稱堯舜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訕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於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于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聞諸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爲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尚不能丕變

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于此若以爲道盡于名節則特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尚有在也今人砥礪名節者固已賢于人一等乃遂矜已傲物自以爲足則緣於道未嘗得其門而入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此箇機括有心世道者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掖成就之沮人爲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替每誦斯言便覺陽和之氣滿於胸臆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心時時未發時時已發此固然矣但學者只當用存養省察之功不必先求所謂未發之體而見之如此用功未有不入于禪者便使做成得一種靜功發時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爲中者未嘗中也豈非錯了工夫孔子自言只是好古敏求其教人只使博文約禮豈欺我哉未發之中是溥博淵泉體段已發之和是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功用且思此是聖人分上事是學者分上事 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得謂之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方得謂之和 大舜惟精惟一亦是未敢便以爲未發之中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發而皆中節處困之日有言不信理之常也近代無蹈尙口之窮默足以容而已但修身立行不可失其所亨失其所亨則小人矣 主忠信立德之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修德之事日用之功此爲切實

酒誥云剛制予思非特酒要剛制但屬嗜慾俱須剛果用力以制之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誠行最易惑人以所不及知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爲禍于世道人心總是一般不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古人云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蓋甚言匪人

不可近也然二者勢實相因不讀書勢必至於近匪人近匪人勢必至于不讀書嗚呼豈獨子弟也哉一息尚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有人昌言不必讀書者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下達而已矣

離群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燕僻之害恐又甚于離索也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於不肯遜心以從善若一出于驕矜悵嫉惟悅人之順已則不可救療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慕悅而恒苦于不肯奮發以

有爲若一向樂于卑鄙甘心下流而不耻則亦末如之何矣此剛克柔克所以不易而人之成材者少也

舜之徒跖之徒均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覆載只緣此心不同所以相去無算此心何可一日不栽培不栽培便枯亡必至之勢也殆哉若一人爲舜徒其勢決不止一人跖之徒亦然其責全在父兄

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入可以遵守本此行之永可無敝凡事不可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行不得也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

庶乎鮮矣矣

學問之事若要博聞強識無不講習則去日苦多精力衰損非唯有所不能亦將有所不及若是檢點身心使志氣精明行修言道則一息尙存不容稍懈也

三代以下人至宰相做得用人立政治道便已可觀不曾做得修身尊賢也明祖承變亂之後肇修人紀之意不可謂不汲汲惜其不知聖人之學故一往自賢不肯遜心以從善所以家法相承雖云稽古右文而待士大夫罔克有禮三百年中儒者之學遂已不如古人所學纔純粹便困窮摧辱無所不受要亦世運之厄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太極而已中庸言小德大德大者萬物一太極也小者物物一太極也萬物一太極是理一一物一太極是分殊以人身而言未發之中萬物一太極也已發之和物物一太極也先儒言理一無工夫工夫全在分殊上吾人日用致力只要窮致物理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卽不必言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無乎不在世儒好說本體豈知本體不假修爲人人具有雖使說得精微廣大何益于日用

竊疑繫辭多錯簡如旁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至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當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文生生之謂易

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爲一章

學者二字吾人不易承當須是實覩著古之聖賢立心行事及其平日修己功夫一一步趨他始得撫心內省唯自好一念稍異流俗要之未免爲鄉人也老至無聞實是可耻

一念之動卽有爲己爲人之別知爲己便能自愛卽事事有進步處

程子云功澤旣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功澤及人小大自有定分不可以強若做不得底事斷然能不去做亦可以遠耻辱矣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每念及此曷勝自痛

天地間邪正善惡貴賤馨穢無不各從其類水流濕火就燥如斯而已

人若不慎將來雖悔旣往終是無益學者于修慝改過之先所以須主于敬

子弟百凡嗜好最可觀其後來成就若其人於衣服飲食處用心較重便見其嗜慾深他日是聲色貨利中人若不喜衣冠他日必不遵禮法不喜書冊他日必不說義理通文墨見其微知其著莫不如此

要做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而能

爲爲已之學者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爲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爲是而已

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能不陷于險阻則健順之德爲之

末世人心險阻山川不足以喻之只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恒易知險恒簡知阻是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得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

不能修身立行自拔于庸衆之倫而與人計較于長短得失是非毀譽之間雖復彼善于此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已可耻孰甚

既有自好之心切勿蹈攘臂下車之轍習氣不去盡終要敗壞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于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于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興之意

後世人臣奏對每欲稱旨事無大小俱云奉旨稍不如旨卽以違旨之罪律之盍思唯言莫違一言喪邦之義由是之道入朝事主欲不爲容悅具臣得乎

天下古今興亡治亂只一當位與不當位而已故六十四卦以既未濟終之

家國之患莫大於無人才國俗奄鄙則禍亂未已子姓齷齪則家道喪敗隆替興衰之機於此卜之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未至于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厲而失其貞則于无悔而已妄行必取困雖有不困行險徼幸耳君子弗爲也

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胡文定公廉耻一事于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日三復乎斯言庶有檢防不到無所不至

天下之動各有所會各有所通但未必皆出于正皆得其中吉

凶悔吝所自生也揆之以常理則得失自見故繫辭焉而命之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和靖謂伊川踐履盡易易傳只是因而寫成今讀程傳徑思踐履得伊川所言方長得一格也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問之道唯在取人之有餘補己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凡是矜己所長教人所短由于不好學耳

學者先去怨天尤人之心方有進步可言蓋不怨不尤則能反求諸身能反求諸身則日知其所不足而遜志於學問矣苟能鄉黨自好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自足多見

其陋而已曷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衆人有賢人于衆人中稱賢人于賢人中仍不免爲衆人可耻孰甚

周易次序凡陽卦俱在上篇凡陰卦俱在下篇天理然也寒暑晝夜古今治亂老少生死一而已

天下大道與天下共由之天下賢才與天下共友之豈非莫大之樂成就人才最是樂事

天下之理損益得其當而已損此則益彼損其有餘益其不足通義也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益至後或宜損唯其時而已師也過商也不及殷之質周之文其義一也

人有一藝之能一節之美卽已沾沾自喜動思見長甚則明知其有害不能痛捨只是不知自愛蹈于自棄也若好學則無是矣

用晦而明蒞衆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黈纊揜聰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內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時也象有與象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設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自傷其明者必至於傷人之明自明其德者必有以明人之德學者須是經書義理通貫浹洽于中然後讀史以考見其得失凡時之升降人之情僞雖萬有不同世變而道不變觀之古

有以驗諸今見之前可以信諸後方爲有益于已不然玩物
喪志而已徒疲精神虛費歲月猶其次也

不讀書玩味卽所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則見彼
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敝爲詖淫邪遁無所不至

學者須體大有大畜之義大車以載然後可以利往多識前言
往行然後可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修身之事也遏惡揚善順
天休命治人之事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日有
孜孜斃而後已無二義也

胸中熱鬧道理總是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
熱鬧肺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須用數年翕聚工夫方得
進步

中庸尊德性是主仁義禮智之性而言孟子動心忍性是主氣
質之性而言存心養性是二者皆有之要之仁義禮智之性
不能外氣質之性而求之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形色
天性也學者從此看得分明乃能不惑于二氏

程子有言虛心實腹張子有言矯輕驚惰平生深媿此二語
書載堯舜治天下以命羲和察天時授民事爲第一節後世不
重天官何居若近世天文星歷之家實有不足重者蓋皆流

於機祥術數失天官之本

范淳夫論唐官制之失謂政出于三明朝官制之雜亦然更有不當義理者如布政司宜無所不統若天時地利養民造士及兵刑商旅百工營作之類皆當設官分屬而聽之于長官其職至重始無負方伯之稱今其職掌但財賦而已古者刑以弼教乃以學政之官隸於按察司此皆不合義理然亦可以見國制之所重矣

學者工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以考其合否則庶乎不背于義理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今於初學便鄙爲不屑邪說亂道莫此等爲甚比如讀易書者不能實以是理察之身心隱微之間驗之人事得失之際則雖終日講解終身誦習卻與不讀無異且若但期如此則易直可以不作矣今日異端多好談易爲是之故儒生好談易者多流異端亦此故也

人不飲食則飢渴隨之不親書冊則義理日遠人若不能進飲食則病已深而死期將至矣若不喜親書冊則本心錮蔽而違禽獸不遠矣

學者但當致力于精義利用則自不至于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也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此也今纔言做功夫便要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爲

異學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與修飾正爲己爲人之別其辨只在幾微在學者內省默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爲反求之資小人以爲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只克不去只緣持敬功夫不密親者天之所屬猶本根之有枝葉也賢者己之所立猶宮室之有墻戶也周親賢並用所以維持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雖匹士之家苟有創業垂統之慮者自當取以爲法矣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于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

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以義制心則可以心制義則不可以心制義安能事事得其當然董子云有意爲善而不知義反陷于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約坐此

檢點平日過端多從暴氣得來持養功夫真不可一息疎也莊公繼桓君魯未成童也絕母復讎之義似亦未可深責爲之大臣者嗣君在喪若能伸大義以正君國之事請命于天子而卽位伐齊以復讎誅姜氏以討賊以至辭主王姬之昏救邢鄆鄆之危皆可行也乃當行者不行不當行者一一行之

無非媚于齊而弱其君公子慶父公子溺之罪可勝誅乎觀
二年伐餘邱三年伐衛當時國勢可見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言心
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
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
至于空虛寂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步處
天地間人大者憂其大小者憂其小要無有不憂者然徒憂無
益須是勤勤乃有立然非惕與厲則始勤而終怠進銳退速
未可知也故又須怵惕惟厲如是乃能終日乾乾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為故曰為人曰為學曰為仁為義又曰為
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人在天地間豈有終
其身悠忽因循可以有成之理

姚江之言質厚者聞之猶可以薄薄者聞之則不難無父無君
矣為其長虜也飾詐也充此無所不至

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看為正辭國生
亂是昭二十七年事聖人必不逆其將來而豫加貶辭也國
之廢興存亡命也况季子使而餘昧卒迫其返而致國則僚
既為君而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之時辭亦亂



不辭亦亂故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聞乎弑也
爾殘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去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之辭非效子臧之節而爲之者也
使餘昧卒僚不爲君而虛其位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
焉未必不受也竊謂季子亂生而辭國非辭國而生亂也辭
國於光弑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也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已足所以
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寡小大莫不待取于
外凡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資于世人心安得不趨於惡世
道何由而返淳乎若王道得行自不如此隱居求志若欲學

爲王佐當自正己而不求於人始

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治其私
則於天之所以予我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未之明也蓋欲誠
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於室又曰知德鮮矣德
者百行從出之原也

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有之復禮將無已可克

諺云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竊謂境遇之苦樂得力之淺深
則誠有之若夫過失則我之自知實不如人之知我也知我
而不之告棄我者也知我而見告愛我者也張子謂以愛己
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嘗思己之自愛恆不如人之愛

我蓋人之望我必深求我必備責我必中也聖人所以必察言而觀色也與

詩稱訐謨遠猶爲己爲人謨須訐猶須遠然曰訐曰遠聞之者必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曾不反思己之所見近且小故不覺柄鑿如水石耳無遠慮必有近憂見小利大事不成當日夜念此丕顯哉文王謨周家八百年國脈皆文謨所詒其後子孫弗克敬承則失之矣

夙夜基命受命之基在乎修德進德存乎敬學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稱晉平公於亥唐敬禮可謂至矣此事在末世諸侯豈不賢乎乃其卽位而後權歸大夫政不繇己漸成分晉之勢何也蓋悼公十四卽位二十九而薨度平公繼世其年亦與悼公相去不遠幼主攝於強家積重之勢旣難復返而已亦不能尊賢好學故終於此而已乎

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察朋儕中質直者多有但是質美卽不能遜志學問故好義者希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卽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逆詐億不信去所以慮以下人爲最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

有爲

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以修己所以貽謀者可知

貧賤能不忤不求富貴能不驕不吝便有身分可向高明也今之貧賤者不忤求幾人富貴者不驕吝幾人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者以聖人視吾人其不可見聞當不啻于吾人之視世人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於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於此可知滿腔子惻隱之心故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必不得已而不能去食如宣公初稅畝哀公患不足之類必不得已而不能去兵如宣公作邶甲僖公乞師於楚之類不能白強民心不附會何濟于衰弱哉

放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萋菲賦而王室亂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

好行小慧非必大爲姦惡如士而溺於文辭農而越阡度陌工而竒技淫巧商而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凡夫見小不見大伸邪不伸道役其私智不軌正理者皆是卽若吾人平日好逆詐億不信最易入小慧一路

義以爲質必須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莫不如此

無暴其氣者猶之記云使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也亦猶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凡記所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等類皆是

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

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爲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敬字爲主故曰居猶諺謂作家當也

儒者立身當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事無大小義所當爲何可不勉于所不當爲何可不慎

從心所欲不踰矩讀師冕見及見齊衰者見冕者與瞽者兩節及鄉黨一篇可見吾人下學功夫當從曲禮少儀內則等書用力

仁義以爲主節制以行之技擊以角之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橫渠善言兵

不伎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恒彈近虎者恒射賢人君子處于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之義不可不講也

凡人之出言其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何心俛而就卑賢人何心引而自高蓋聖人之德如天地無不覆載而實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則莫不尊親矣賢人之德如華嶽河海望之自見其崇深而不可幾及則尊而仰之矣在聖人初何心于人之親之賢人亦何心于人之尊之也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大都學者于詩書朋友總只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則日踈然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踈則必踈其所當親勢甚可畏也要

在慎擇而明辨之

一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於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是以知用其心之爲貴也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所獨至也若決江河就聖人分上說有聖人之若決江河就學者分上說

亦有學者之若決江河如吾人日用之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心解而力行之沛然莫禦亦是此種氣象

同此天地同此萬物各得其所則治各失其所則亂聖人參贊化育只是使物物各得其所而已各得其所便是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羔羊詩註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

作用是才不是性才乃性之作用才出于性則能經綸天地不出于性則至于放肆邪侈

或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爲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可爲人之所共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于心與無得于心者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天不離乎日用之間詩稱學文王卽是學天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卽天也吾人學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便是事天之實否則卽爲獲罪于天豈在大哉夙夜寤寐所以不敢不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肆邪侈

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中心悅而安之若樂聞善言喜見正行亦是學之始事與拒而不聽信者異矣不聽不信聖人其如之何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二項工夫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舜不待言堯耄期倦于勤天位便須禪了大禹克勤於邦克儉于家卽承堯舜之歷數啟承禹之道想亦如此至太康逸豫滅德卽喪亡矣及周之衰唐風之美俗號勤儉故曰陶唐氏之遺人在天地間自天子至于士庶何人可以無此二字讀無逸

一篇此義尤明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何可不慎斯須不慎卽陷于惡吾人日用之間應接事物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于惡者多矣是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夫子猶以爲吾憂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着實思維着實踐履將身心整頓起來思維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頹塌

自天子至于庶人國家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爲本親親則可久

尊賢則可人

盛世出而在外多正人君子所以人遊於京華及通都大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能見聞日富人品日高其學問不期而日進當是時士安于窮鄉僻壤如何得上達若衰世出而在外者率皆無耻小人所以人一旦出遊所見所聞無非卑汙苟賤之論傾險機變之事一與之接自然識見日就庸惡陋劣雖有美質不自知其陷溺其心矣人品安得不日流而下君子遠庖厨畏鮑魚之肆此意安得不切切處亂世惟有入山林遜鄉曲求明師良友讀聖賢書與父兄子弟修其孝弟忠信而已探湯履虎之懷無刻可不操之也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卽是贊天地之化育

人須有奮發有爲之意易六子以震爲長蓋不動則不可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爲坎離變化旣成而後能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物之序是如此人事學問之序無不如此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其學粹然一出于正明初中原氣盛所以與河東夫子先後並生以昌明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

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文也乃白沙甘泉隨于其時爭鳴則已爲姚江先後奔走之資矣若夫克菴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勢之所重整菴涇野不能回狂瀾于既倒區區清瀾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悠久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悠久無疆也學者修德修諸此而已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非博厚高明不能毅非悠久不能

心其衆理故窮理所以存心性卽理也天卽理也故存心則知性知天

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以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可歎今之學者皆舉一廢百之類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

處患難之中惟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已自不淺易于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持敬功夫只憂不密不熟打破敬字之語乃蘓氏私心欲壞程門之教故爲譁浪之言以亂之不第當入東銘之戒而已後世往往以爲美談見人纔有嚴威儼恪之意便將以是爲言

曾不思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何時可忘直至邦家無怨方是熟之效也是以執事之敬雖之蠻貊亦不可廢學者自宜信此不惑守此不渝

圭璋特達犬馬不上於堂尊卑貴賤萬物固有定分不可誣也得其分則理尖其分則亂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昏氣惰也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驚惕之心

吾人爲學只正己而不求于人一語是立腳處蓋正己則可仰不愧天不求于人則能俯不作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便得心正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聽命須是致知誠意而後可以庶幾世之好言心學者先遺卻格物一項工夫則其心之所以爲心正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身之不修不亦宜乎

吾人今日爲學只是因其性之所近做工夫過中失正處必然多有慎不可執己以律人自以爲是而無虛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既不得聖人以爲依歸又不遇大賢之士正其得失惟有虛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理及儒先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得好學深恩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幾不至舉一廢百陷於邪慝而不自知也

古人凡事謹小慎微若家庭之間尤爲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

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卽大者可小小者可無否則無者
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矣哉頌之所以有小者也
反求諸己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
要結之念卽入違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恥之
懲忿窒慾乃遷善改過之門默自循省只患懲忿之功疎
日用之間一念不敢忽易卽是敬一念認真卽是誠誠敬者進
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於純熟不難矣然須求
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爲要否則自以爲敬未有不
至於慎而無禮自以爲誠未有不至於果敢而窒

程子有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舉
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
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豈有志旣奪而功不妨
者

聖賢教人必不使其但爲空言今之談士輒好言吾與點也而
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己自量果能
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
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何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正如陰陽寒暑之對待夫子罕言利孟子
戒言利爲後世人欲益熾勢如烈火玉石俱焚又如洪水懷
山襄陵不得不大爲之防也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利亦生

民之所不能已天地何嘗不以美利利人故易之爲教使人趨避各得其宜而已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如遇惡揚善舉直錯枉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物各得宜則雖不言利利莫大焉吾人日用功夫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精義而已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徒義而已何必曰利

姚江謂大學之道誠意而已今觀其言無非自欺斯人之語誠於何有

學者第一是先去己私己私莫大乎驕吝姚江著書立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又其言閃鑠善道使人不可把握真釋氏之雄傑也

自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于諸侯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爲諸侯田常亦略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間干戈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大矣揚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于國風也與

衛靈召子朝于宋蒯聵耻之欲殺南子得罪而見逐越三年而靈公薨輒立而蒯聵入輒拒之敬王四十年蒯聵因渾良夫孔伯姬以入衛劫孔悝以逐輒而自立仲由死之輒奔魯又奔齊次年衛莊飲孔悝酒而遣之悝載伯姬奔宋又明年莊公不朝于晉趙鞅伐衛逐莊公而立公孫般師晉師還莊公

復入石圃作亂莊公死于戎州已氏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
起執般師以歸又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
于衛逐石圃元王七年衛褚師比及諸大夫逐輒輒奔宋請
師于越明年越臯如后庸宋樂棧魯叔孫舒伐衛納輒衛公
孫彌牟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聩
之弟黜是爲悼公輒卒于越父不父子不子變亂一作二十
餘年不息禍亦烈矣哉皆靈公無道之所致也夫子爲政而
先正名豈迂乎

守本分三字淺言之鄉里恒人優爲之若推其極雖聖人不過
是也蓋天生蒸民莫不具性分之所固有自天子至庶人莫
不有職分之所當爲能盡其分守而勿失聖人何以加不悶
二字其義亦深安土樂天不悶之謂也遜世無悶不知不愠
樂在其中不悶之謂也程子宜其亟稱之與

天之道福善禍淫王之道遏惡揚善人之情好善惡不善順天
理遵王路直道而行之窮通得喪任之而已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宜學古修身以俟之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
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于鄉黨隣里在已必不敢
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平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

偷也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衆多貧賤憂戚鰥寡孤獨夭折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偶值其休須無忘死于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深思生于憂患之義怵惕惟厲以出于險若安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

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

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矣乎若其稍忘卽當自責自訟不已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汨其身心於此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聖賢臨事以仁義爲本利害有所不計世人臨事以利害爲主仁義有所不知此喻義喻利所申分也人於人倫庶物苟爲懷利則仁義之心日就梏亡苟懷仁義則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但叔季人情纔說仁義便憂與貧賤禍患相及是以不敢爲而不知仁義未嘗不利也

曾子大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非禮無由中來

文中子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兩言可以佩服爲觀人取士之法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禮際已不爲薄特以諫不行言不聽無所改于其德故不可久于其位耳去齊之日其謂時子之言所以處孟子者亦未爲失特以不出于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虛拘耳於此可見浩然之氣

劉靜修詩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大抵漢代而降史書多不足信而三百

年以來尤甚讀史者觀其人之可信而信之則庶乎少失矣立身有立身之本立家有立家之本本者何仁義是也若惟利是圖不修仁義是自拔其本也獨不畏于天乎

心爲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于聖人言語行事與聖人同則聖人矣此心同于賢人言語行事與賢人同則賢人矣此心同于衆人言語行事與衆人同則衆人矣此心同于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此心同于禽獸言語行事與禽獸同則禽獸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善如何可不學問

山有榛隰有苓何地無賢遇不遇命也然誠之所感鬼神通之

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君子不謂命也所責于已者誠有不至耳

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隱居以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托而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爲卽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間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見之

呂涇野先生天資純厚篤實不難至于聖賢然其學問不能及文清康齋者豈亦以少年登高科爲美官之故乎

頤中虛中孚亦中虛蓋惟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感物頤全體皆虛中孚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則全在虛受也

人爲萬物之靈誠能日思此義則知仰愧俯忤而於學問自不能已

人爲萬物之靈如何孳孳爲利且晝所爲梏其良心而下同於禽獸乎念此如何不戒謹恐懼凡人何必大惡然後下同於禽獸只饑食渴飲好佚惡勞男女之欲口體之奉而不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常爲卽是物類也

庶出之子不肖者十恆八九人性皆善雖曰氣稟使然豈盡下愚不可移易多因嫡母陰懷嫉妒以爲非其所出教誨不先而所生之母出於微賤又不知教誨之道甚而其父或因晚

年所得或是偏愛私寵不求嚴師以教育之非姑息以成其縱肆則導以庸下短淺之見以及機詐詭昧之行迨乎漸長習與性成自非好學親賢鮮有不流於邪僻者矣

徐仲車朝夕具公裳以揖母雖敬親之道當如此然不免太過朔望則具公裳可也朝夕袍褶不爲不敬况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公裳朝夕用之反疑於褻大都仲車行事類愚者多如畜犬近於數十日不忍其母子之分離此豈勢之可久且凡物皆然何獨犬也買肉初欲就其家而必迂途再往買之以歸父名石卽終身不履石種種見其立心之誠而亦未免於蔽則爲學而氣質未能盡變之證也

詩書等以垂訓而誦詩必先于讀書者以歌詠易以感人凡人好善惡惡之心旣動而後可進于義理耳亦興于詩之意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趨必不樂學正此意也

鬼神體物不遺故人物之生皆具知覺之體告子生之謂性之言于此似亦見得但不知一陰一陽之道人得之卽爲率性之道故止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仁義爲我之固有也朱子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最詳最備近世講學者于虛靈不昧則稱之于具衆理應萬事則非之此正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入于異端而不覺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于天理自然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古之教人仁義道德而已矣今之教人聲色貨利而已矣古之學者以實行今之學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得而不日壞讀書錄後人讀之當從續錄讀起蓋公晚年所著也續錄與前錄同者十七八則見其始終用功只是一路不雜不輟不雜之謂精不輟之謂一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凡利于己者必害于人故怨與奪隨之然聖人作易則使人趨利而避害利亦生人所不能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于天也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又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取之於地也孟子曰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以無失肉是取之于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于人也如此則利于己亦利于人易所謂不言之利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大槩如此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于天豈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凡人日夜用心一思再思能不外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當爲則庶幾其能有進而過失亦可少矣

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殉國蓋人之有身只爲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要窮就窮卽是志士不忘在溝壑要死就死卽是勇士不忘喪其元平生矢志如此臨難所以能不回惑人之立節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喪事不敢不勉無問輕重亦無問人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固不可若送死大事一意輕忽亦何可乎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是日哭則不歌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皆本此意而推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曰隣有喪杵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部禮經喪祭居半古者聖賢用心無不如

此吾人立心行事只患不誠不憂太過也嘗見越中人家臨喪必有宮中之相左右各張一榜自斬衰以下五服男女無不書名雖族人無不袒免者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子哀戚不得不至記所謂以故興物不肖者踰而及之蓋以此也

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國無異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強弱盛衰畧如此隣而已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常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孟子交鄰一章以大事小以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事勢

雖有不同理則一耳自恃其盛強而陵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于弱小而敵強國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一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弗履自強之道莫過于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學者苟不從事講習討論雖欲省察克治茫然何所用力然講習討論之事父兄師保猶可得之於子弟若夫省察克治之功父兄師保無所用其力矣故修曰自修

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正爲公其身然能養其

德則不必更言養生矣 養德可兼養生養生者不能兼養

德亦便有小體大體之別

人抵人品學問總不出興詩立禮成樂三節其爲人也好善惡不善見義肯爲知過肯改秉彝之良誠切於心此興詩中人物也若修身砥節堅確不移獨立而不懼臨事而不同言万行矩有物有恒此立禮中人物也若夫氣質盡變德性安和表裏內外純一不雜知明而行美恭敬而溫文此則成于樂中人物矣目前朋友據其所得只是前兩節人爲多然至此已自不易也

恭已則寬信敏公俱脩故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已正南面而已

矣

賊仁賊義不必弑逆大故然後名之只日用之間親其所踈踈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自少至老積貫習熟而不知變希不至于拂人之性災逮夫身者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人之爲學亦有四路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或以爲問曰孔子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也道聽塗說也鄉愿也鄙夫也孟子所謂四路頭頑夫也懦夫也鄙夫也薄夫也

一心不能自主何以應萬事而不過失此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所以必始于格物孟子之不動心必由于知言養氣也

古人渴不酌貪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阨行乎貧賤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戒之戒之

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

心麤性急讀書之至戒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草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于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

古今異宜時勢不可強孟子言仁政而云必自經界始經界之

法自今可舉而行若井田當時尙未盡廢已云若夫潤澤之此可見聖人通變宜民之意非執一槩以強人也如云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今日條邊之法貢法也然行之尙可以相安若助與徹則斷不可行矣父子兄弟尙不能同心用力而欲八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得乎今無論官民貴賤相欺相壓雖閭里親舊尙且相凌相殘欲行助法是速禍召亂也助與徹豈非聖王良法美意而不能不審時度勢如此推之可槩其餘

養德養身非有二義大學曰德潤身未有薄于德而能厚其身者

命之定于理者無不同仁義禮智之賦于天者是也然一涉于氣則昏明強弱清濁厚薄固已萬有不齊矣若富貴貧賤壽夭之類往往人之大小不同數亦因之有異其止係一身之窮通得喪者以一身推之可矣有係一家之廢興存亡者有係一方之利病休戚者有係一世之治亂盛衰者或宜窮而通宜通而窮或宜壽而歿宜歿而壽此豈可以一槩論乎君子修之吉而未必吉小人悖之凶而未必凶聖賢于此惟有守正以俟之而已

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于中猶以規矩爲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忽言正鮮有不失已

與人者

欲爲名世之學當存王者之心王者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堯舜性之不言學其用功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其後惟傳說告高宗始言學然其言正與論語先後一揆其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卽論語學而時習之之謂也其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卽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謂也其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卽論語好古敏求之謂也學者本此成法做功夫方能日進無疆語直傷交今乃知之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又曰朋友數斯疏矣何可自信直諒一往不顧

家庭之間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方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取善其有窮乎

呂氏有言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旣衰之人不可不重以爲戒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耳凡夫政事之闕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于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

作而至于危亡也

古今稱舜者曰德爲聖人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性之者也皆以其盛德而言若其所以爲舜者在孔子則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則曰由仁義行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尙書亦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明四目達四聰其事親也則曰負罪引慝夔夔齋栗而已非有殊異不可做倣之事也然則人皆可爲豈欺予哉

今之學易者好爲異論窮深極微而于日用全無所益如此卽無易可也學易貴得其用只六十四象辭得其一二句兩句終身用之而不盡如乾君子以自強不息咸之虛受人等類便到聖人地位亦不外此卽如訟之作事謀始歸妹之永終知倣旣濟之思患而預防之豈獨訟與歸妹與夫濟川爲然哉推之大事小事無不皆然是故君子之于易沒身而已矣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

今之言學者約有二種重致知者好言靜悟而忽踐履爲不足事是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力行

者矜言踐履而以窮理致知爲不足爲是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于高明之域者也至于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以至相與分爭而暴行因之以起誠淫邪遁之言洪水猛獸之行豈在學術之外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爲人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親親則有殺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而尊賢則有等若親其所踈而踈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施之于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無往而不辟已足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賊仁之賊賊義之殘何必在大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心使其心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形無踪都不成義理要之卽上文惟深惟幾之義

聖人之心真同天地隨舉一事敦化川流無不周具卽如六十四卦象辭凡夫天下古今大經大法與夫生人日用之常息寢興之細靡不各有至當之理以示人學者本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法象之間何往非學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大約剛健不息之意多吾于舜之所以爲舜得一虛字文之所以爲文得一敬字

肅肅在廟人猶可勉而能若雖雖在宮則非可勉而能蓋在宮
之人不過左右贊御之徒豈能盡賢且智語言動作皆能稱
文王之意自非德盛化神何以微顯細大一不于其太和耶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際苟深思而法則之終身之憂惡
能不切切耶意者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也與
人能深思有物有則之義則德之不修不容不切終身之憂矣
此意孟子說得親切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
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如此諄
諄告人猶不能反而求諸己真可哀也

舜處頑夫嚚母傲弟之間只負罪引慝反求諸己而已矣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
居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自天子以至庶人欲長守富貴
未有不然者也

自古文章關乎世運蓋言爲心聲人心感物而形于言一人之
心有邪正故其言不足憑若億兆人之心則公而無私矣皆
不知其然而然卽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盛衰理亂有開必先知微君子必能辨之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註所云蓋欲學者于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人爲學之指人

能于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多無益也

尚書艱哉欽哉懋哉雖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時之言然義實相兼人之所以不知勉力者由不知敬也所以不能者由不知艱也知艱則能敬矣能敬則不敢不勉矣隨舉其一義無不兼

輕視禮者希不流入于禽獸之域一身一家亦然邦國天下亦然

禮爲立身之幹爲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爲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爲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唯禮可以已亂

人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先乎地此愛之本也地承乎天此敬之本也樂由陽來生乎愛禮由陰作生乎敬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以爲至德要道不可斯須去身也

孝無他得親之懽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惟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大學言明德而急于致知者良以知之不致非特人之美惡有所不知卽己之善惡有所不知矣况在事物乎

二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其所謂已聲色嗜慾而已聲色嗜慾

已之羸且淺者也世多有淡于聲色嗜慾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也又况淡于聲色嗜慾之人往往執已自是非堅僻乖戾卽傲物肆志其去道益遠

惟禽獸爲無禮禮廢則世必亂自古如斯故嵇阮王何厥罪浮于桀紂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喫緊示人也刑名功利之家於費處亦見幾分但遺却隱處釋老之徒於隱處亦不無所見但遺却費處所以爲異端至程子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發明無餘蘊矣學者苟能深思而自得之則于道其庶幾乎

天何言哉隱也四時行百物生則費矣仁義禮智根于心隱也粹然見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則費矣無極而太極三才一太極無非是也三字不特可盡中庸一書之義天地之間四書五經莫非此理充塞彌綸

目下省身克己懲忿戒暴是第一事不能自克何以爲遷善改過

人在天地間所以相去絕遠者學與不學而已矣其學之所至所以相去絕遠者立志之大小用功之疎密而已矣甚淺近而易見嗚呼可不勉乎

今世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兩益均有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其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
天地間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要不悶守本分六字程子嘗亟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爲卽將惟日不足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何悶之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人斯有道故曰道不遠人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凡一身之視聽言動日用飲食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離人而言道卽爲異端不能盡人之道卽爲曲學不可以爲道矣何以體道曰心而已故下文曰忠恕違道不遠然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但吾儒之心施之于倫常日用實從言行上見得誠也異端之心耽空守寂不誠無物而已與有物有則之義正相背故末簡言庸德庸言而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

楊園先生全集
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于一隅所謂誠也多其辨說不根極于理道所謂准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論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

學者日用之間見得仁義之用無往而不然方能熟

人主固以聰明爲尙然其德以至誠爲本虛已爲先乾六爻皆有首出庶物之義故曰爲父爲君又曰乾以君之文言二爻言君德則曰謹曰信曰閑邪存誠善世不伐三爻則曰忠信進德立誠居業而不一言及于聽明知至知終則以學問爲

聽

事亦不言生質也尙書四岳薦丹朱而堯曰否德忝帝位其否德之實則曰囂訟囂則不能忠信訟則不能虛已欲如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勿拂改過不吝必不可得矣四岳言其啟明必是明敏過人的人然忠信不足而明敏過人爲害正大紂之智足飾非言足拒諫豈不明敏過人然卒至於喪亡則可鑒矣

世人多以固執二字爲訛訕殊不知二字是好字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事人若不能固執從波隨風而已以是爲病世道人心所以不古人若也

天地間人通功易事便能道並行而不相悖處處周行也通義

達道最可體味

學者自朝至暮無小大無隱顯舉足動念無非仁義二字方是居仁由義方能熟于仁精于義

禮以辨尊卑等貴賤別內外故曰唯禮可以已亂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下陵上替妾婦乘其夫小人加君子故夫子汲汲然與弟子習禮觀論語曰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意可見矣桓司馬爲其不便于已故削迹伐檀甚至欲殺孔子此與秦始皇焚書坑儒同一意也蓋惡其欲興禮樂而已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求言艱貞

之義

隆萬以來朝野只成奄然媚世之習是非不敢別白善惡不欲分明直道而行四字我生之後殆不復見今日學者將欲爲隱居以來其志當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起欲爲行義以達其道當從舉直錯枉遏惡揚善與斯民行三代直道起

近世匪人固多學爲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舜猶病也聖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火人倫明于上

小民親于下有恒產有恆心不至于放僻邪侈陷于刑罪而大勢所不能亦不強也

天地間人智愚強弱生質各有定分強者不能使之弱弱者不能使之強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智聖人爲治特使教化明而風俗美強不至于暴寡智不至于欺愚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于耳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修己安人便住蓋安人亦便是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不能故論仁智只說舉直錯枉使枉者直蓋不仁者遠便已是至治也今思三代而下限田之制亦難行經界之法不可不行

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楊朱言義而不及仁故其敝爲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言仁而不及義故其敝爲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子莫言義不至于楊仁不至于墨則親親而無殺尊賢而無等仁義兩失之矣所以俱爲執一而賊道唯孟子爲大中至正以其得聞于子思願學孔子也

敬義夾持人知爲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于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爲出于孔子而不知敬勝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見而知之由太公至程子其揆一也

損而後益堯舜其猶病諸弗損益之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故无
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霜露無私墜故曰得臣
無家如是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故象曰弗損益之大得
志也
或言某友生質淳厚操守也好讀書亦多儘虚心好學但于出
處之際及儒之與釋界限不肯分明說曰看論語篤信好學
章自見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之分自明去就之義自決此
友恐是長厚有餘明斷不足臨大節未必不失足也
公孫朝仲尼焉學之問非子貢不能答陳子禽必聞其政之問
亦非子貢不能答故曰智足以知聖人乃夫子于其前嘆莫

我知所以發子貢之問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非夫子
自言雖子貢亦誠有所不能知猶之發憤忘食云云子路雖
欲對葉公亦有所不能云爾吾人志于聖賢下學之功須從
不怨天不尤人起然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須自正已而不
求于人起欲正已而不求人須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起試
思心之不正身之不修病根卻在何處豈非自天子以至庶
人壹是皆以妄求願外爲心心安得而正身又何自而修乎
吾與人言所以亟亟以農桑稼穡爲主蓋惟衣食可以無求
于人然後人心可正教化可行世人不察反以小人之事見
議可嘆也

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則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而已

人才本于道德固是第一等然朝廷用人只是才智之士爲多故曰舉賢才才智之士使能盡用之于正卽是人才自古帝王之興用以致太平者多是生于亂世之人正如春夏之木繁枝遂實蔚茂離披卽是冬間枯木朽株也

目前有幾件急着緊要做得方好科目不可不罷官制不可不改資格不可以不破軍政不可以不修農田水利不可以不講秀才不可以不親官政

極儉之法得良人爲之亦不至于大厲極良之法使不善人行之亦足以爲害正如青苗之行當時程明道韓魏公所治之部决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等行之決是爲暴所以求賢用人不可不汲汲也

今之爲致知功夫者多主良知自有天則之說而求其虛靜專一以俟端倪之自見雖做到極好不過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雖間有所見亦祇約略近似而非至當之則何況往往失之偏枯淺陋未必足以通天下之志乎所以不如窮格事物之理求規矩權衡于古昔先王也

仁義要躬行實踐故曰爲仁義又曰行仁義方實能有諸己否則究是空言于自己無得力處也

欲得人心正而人才出必先學術正世教明然學術所以得正
世教所以得明必須人倫明大經立今日吾黨窮而在下教
課子弟須使讀正經親正人行正道言正言所謂六陽從地
起使天地之心復見而後無負上天之生人爲萬物之靈也



